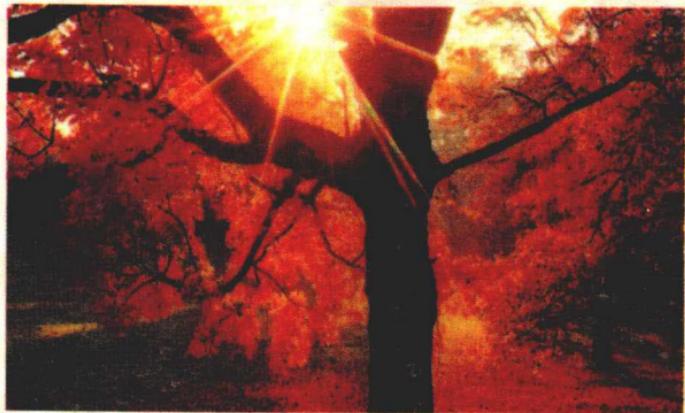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羡林



沈从文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西山的月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西　山　的　月

沈从文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西山的月 沈从文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1·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 作者小传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青少年时代曾在地方军队中当兵，辗转于湘、川、黔、鄂边境及沅水流域一带，对下层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接触了解。1922年到北京，求学不成而尝试写作，1924年后曾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自1929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1935年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随校迁回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5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出土文物与古代服饰研究，亦成绩斐然。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2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著作甚丰，以小说为主，同时写了大量散文、传记与文艺评论等。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北新书局1926）中就收录了8篇散文，后结集出版有《记胡也频》（上海光华书局1932）、《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从文9、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湘行散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湘西》（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1939）、《昆明冬景》（上海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9)、《烛虚》(上海文化出版社 1941)、《在昆明的时候》(重庆中外书店 1946)、《云南看云集》(重庆国民图书社 1943) 等。80 年代以来出版了各种选本，如《从文散文集》(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1980)、《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等，还有辑人各类作品比较完备的《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1984)。其散文作品，体式多样，取材广泛，尤以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写和自传最具特色，颇富历史的、民俗的和文艺美学的价值，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 目 录

作者小传 .....	( 1 )
天安门前 .....	( 1 )
西山的月 .....	( 5 )
云南看云 .....	( 9 )
在昆明的时候 .....	(15)
街 .....	(21)
鸭窠围的夜 .....	(25)
老伴 .....	(34)
我的家庭 .....	(43)
常德 .....	(46)
常德的船 .....	(52)
箱子岩 .....	(63)
虎雏再遇记 .....	(71)
过节和观灯 .....	(80)
一个传奇的本事 .....	(95)
《边城》题记 .....	(121)
《从文自传》附记 .....	(124)
《沈从文散文选》题记 .....	(127)
致徐迟 .....	(130)

目

录

# 天安门前

近几年来，我因工作关系，无论风晴雨雪，每天早晨、晚间都得进出天安门几次。可是试想拿起笔来写写天安门，倒不如从何说起了。

三十年前到北京来观光的人，在城郊各处都常有机会看见成串的骆驼队伍，从容不迫地在灰尘扑扑的道路上前进。每只骆驼背上必驮载两大袋杂粮或煤块。末尾照例还有只小骆驼押队，颈脖下悬个筒子形大铁铃，走动时当当地响。这些铃铛大致是世代相传，经历了许多年月风霜，声音有些已经哑沙沙的了。若机会凑巧，还可以看到一种用两只骆驼组成的驼轿，一前一后斜斜地排着，抬着个大木轿笼，摇摇晃晃地走着，它也许正从蒙古、热河长途远道前来，恰好停顿在城外一个店铺前边。那店铺门口屋檐前挂有一块“某某镖局”的招牌。原来“七侠五义”、“小五义”中提起的镖客，还有人在继承事业，又还有主顾上门求教。这个古老城市里，当时就还留下许多这类古老社会的标本。有的属于两百年前的，有的属于七八百年前的。骆驼队本来是沙漠中的舰队，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前出现时，就更加显得这个城

市的古老。当时北京电车开行还不多久，若遇骆驼队伍横贯马路时，电车司机照规矩还得暂时停车，等待一会儿，像是人人都得承认这是八百年前北京建都以来的成员，对待它们应当表示一点客气或尊重。

在天安门前的，还有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在这里举行示威游行前的集会。“五四”、“三一八”、“五卅”、“九一八”……除了这些大的登报上书的集会以外，还经常有小规模的，每次虽然不过两、三千人，或七、八百人，已使得旧军阀官僚感到心疼心烦不好办。因此天安门前有一时曾经各处都种满了白丁香和黄刺玫，不知道的还以为军阀官僚在美化旧都，事实上原来只是有意把广场面积缩小，消极防止爱国青年的示威活动。

三十年来，北京城经历过了许多重大事变，终于解放了。天安门成了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象征，共同努力走向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每逢节日，几十万群众集会游行已成平常事情。时代不同了，骆驼队伍再不容易在这里出现了。现在什么人想看看这神气庄严、体魄壮伟、耐劳负重的生物，大致得到南口居庸关一带，才有机会偶然碰上。至于住在北京市的小朋友们呢，只有到动物园或地志博物馆去，才有希望知道真正骆驼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且明白成串骆驼由长城外来到北京的种种情形。北京动物园如今若还没有骆驼的位置，我建议不妨加入两三只，并且把它们祖先两千年前就经常载运了各种重要物资，横贯西北大沙漠，对于沟通中原和西域各民族关系，以及在中西文化交通史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和

二千年来在华北一般交通运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适当的说明。更好的自然是将来地志博物馆陈列中表现城乡关系时，能够把三十年前成串骆驼在暮色沉沉时通过天安门前的景象，和解放后几十万群众在这里看五色焰火上冲霄汉、歌舞狂欢的景象，作一个显明对比，可见出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如何截然不同。

天安门前大路上；成串骆驼迈着大方步过路，这种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暮气沉沉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了。代表今天、象征明天的各种新事物，却在不断出现。天安门大白石桥、石狮子前边，我们经常都可发现一群群年纪四、五岁的小朋友，两颊红嘟嘟的，双双拉着手排队上公园去，随着阿姨的指点，一齐暂时停下来欣赏面前那个高大的天安门楼，欣赏毛主席六年前站到那上面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个地方。这个庄严壮丽的大门楼背后，正衬着一片透蓝的天空，一群白鸽子和银星点子一样，在这个蓝天幕下绕着门楼回旋飞翔。回过头向南边望望，人民英雄纪念碑大棚架已经撤去，全部工程过不久就要完成了。要使得这个纪念碑更加庄严好看一些，扩大四周空地，更新的待施工的建筑群蓝图，应当已经在准备中。

前一代的流血牺牲，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在为幼小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环境，全中国人民——老年、壮年、青年和儿童，就活在这么一个新的社会中。革命纪念碑全部落成后，夏天黄昏时节，会经常有各种

音乐团体，来在纪念碑前边石台上，向市民举行公开演奏会；在这里我们不仅可听到热情优美的民间音乐，还有希望可听到世界各国伟大作曲家最健康悦耳的音乐。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天安门前的广场，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样子，所有看台都用汉白玉石作得整整齐齐，纪念碑附近已展开极宽，四周六七层高的新建筑群，也大部分用汉白玉装饰，作得十分华美。这里是革命博物馆，那里是祖国自然资源馆，第三是民族文化馆，第四是工业建设馆，第五是……，到晚上，这些大型建筑物里边，都光亮得和大白天一般，有万千游人进出。纪念碑前却有了二叶一丈大的巨型新式银幕，用新的电视方法，放映国家歌舞剧院正在上演的音乐舞蹈节目，免费供给三万市民群众欣赏。也还会看见成串骆驼，正在慢慢地从天安门前边走过，而且押队那支小骆驼，颈脖下那个铃铛，依旧当当地响着，把多数人暂时都吸引到半世纪前北京旧风景画中去。原来这是历史博物馆工作组在用电视教育回述天安门前的种种历史！

## 西山的月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  
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我是这样怕与  
你灵魂接触，因为你太美丽了的原故。

但这只小雀它愿意常常在弓弦响声下惊惶惶惶乱串，  
从惊乱中它已找到更多的舒适快活了。

在青玉色的中天里，那些闪闪烁烁底星群，有你底眼  
睛存在：因你底眼睛也正是这样闪烁不定，且不要风吹。

在山谷中的溪涧里，那些清莹透明底出山泉，也有  
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记着比这水还清莹透明，流动  
不止。

我侥幸又见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风为散放的  
盆莲旁边。这笑里有清香，我一点都不奇怪，本来你笑  
时是有种比清香还能入人心脾的东西！

我见到你笑了，还找不出你的泪来。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我是那么想着，最后便把那朵牵牛花上的露珠用舌头舔干了。

怎么这人哪，不将我泪珠穿起？这你必不会这样来怪我，我实在没有这种本领，不知要怎样去穿。我头发白的太多了，纵使我能，也找不到穿它的东西！

病渴的人，每日里身上疼痛，心中悲哀，你当真愿意不愿给渴了的人一点甘露喝？

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样：可怜路人的渴涸，济以茶汤，恩惠将附在这路人心上，做好事的人将蒙福至于永远。

我日里要做工，没有空闲。在夜里得了休息时，便沿着山涧去找你。我不怕虎狼，也不怕伸着两把钳子来吓我的蝎子，只想在月下见你一面。

碰到许多打起小小火把夜游的萤火，问它朋友朋友，你曾见过一个人吗？它说你找那个人是个甚么样子呢。

我指那些闪闪烁烁的群星，哪，这是眼睛；

我指那些飘忽白云，哪，这是衣裳；

我要它静心去听那些涧泉和音，哪，她声音同这一

样；

我末了把刚从花园内摘来那朵粉红玫瑰在它眼前晃了一下，哪，这是脸——

这些小东西，虽不知道什么叫做骄傲，还老老实实听我所说的话，但当我说了时，问它听明白没有？只把头摇了摇就想跑。

“怎么，究竟见不到呢？”——我赶着它问。

“我这灯笼照我自己全身还不够！先生，放我吧，不然，我会又要绊倒在那些不忠厚的蜘蛛设就的圈套里……虽然它也不能奈何我，但我不愿意同它麻烦。先生，你还是问别个吧，再扯着我会赶不上她们了”——它跑去了。

我行步迟钝，不能同它们一起遍山遍野去找你——但凡是山上有月色流注到的地方我都到了，不见你底踪迹。

回过头去，听那边山下有歌声飘扬起来，这歌声出于日光只能在垣外徘徊的狱中。我跑去为他们祝福：

你那些强健无知的公绵羊啊！

神给了你强健却吝了智识：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

疾病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

你们是有福了——阿们！

.....

你那此懦弱无知的母绵羊啊！

神给了你温柔却吝了智识：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给你们的窝窝头，  
失望与忧愁永不凭附于身；  
你们也是有福了——阿们！

.....

世界之征一时侵不到你们身上，  
你们但和平守分的生息在圈牢里：  
能证明你主人底恩惠——  
同时证明了你主人底富有，  
你们都是有福了——阿们！

当我起身时，有两行眼泪挂在脸上。为别人流还是为自己流呢？我自己还要问他人。但这时除了中天那轮凉月外，没有能做证明的人。

我要在你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

倘若你的眼睛真是这样冷，在你鉴照下，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

## 云南看云

云南因云而得名。可是外省人到了云南一年半载后，一定会和本地人差不多，对于云南的云，除却只能从它变化上得到一点晴雨知识，就再也不会单纯的来欣赏它的美丽了。看过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后，必有许多人方俨然重新觉醒，明白自己是生在云南，或住在云南。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战争给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小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又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桔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

加了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四川的云与湖南云虽相似而不尽相同，巫峡峨眉夹天耸立，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似乎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

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煊，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图案新奇的锦毡。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情欲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种天空显现。海市蜃楼虽并不常在人眼底，却永远在人心中。秦皇汉武的事业，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在的美梦里，不是毫无道理的。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素朴，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挚厚而单纯。

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番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天上一角有时黑得如一片漆，它的颜色虽然异样黑，给人感觉竟十分轻。在任何地方“乌云蔽天”照例是个沉重可怕的象征，唯有云南傍晚的黑云，越黑反而越不得事，且表示第二天天气必然顶好。几年前中国古物运到伦敦展览时，有一个赵松雪作的卷子，名《秋江叠嶂》，净白如玉的澄心堂纸上用浓墨重重涂抹，淡墨粗粗扫拂，给人印象却十分美妙；云南的云也恰恰如此，看来只觉得黑而秀。

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